

## 社會學課程內容與臺灣社會研究\*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

\*本論文係根據「社會學課程與臺灣社會」研究計畫結論部分擴充改寫而成。這個計畫是以學社名義獲得教育部顧問室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程改進計畫項下資助完成。計畫由本人主持，蔡明哲教授為協同主持人，張家銘教授、蔡明璋教授、曾嬿芬教授為協同研究人員。實際調查及訪問座談等工作由張家銘、蔡明璋和曾嬿芬三位主持完成。本文是根據他們三位所做分析加以綜合，再行分析論述而完成。沒有他們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寫成此文。特此向他們致謝。在本文中有許多論述，特別是評論，則是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代表本研究小組其他成員的看法。

現代社會科學都移植自歐美，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之對象及主題又是研究者所處之社會中之各種社會制度與現象。但由於國內社會科學的發展，除經濟學以外，一向比較不受重視。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因受整個學術規模之擴張而有所成長。然而在教學和研究上，還是以移植西方理論、方法及研究成果為主。就以社會學為例目前擁有博士學位之社會學者是十八年前的十倍多，然而據初步了解，教學用教材為中文及與臺灣社會有關者，尚極為有限。其實，在實際研究上，由於有一百多位獲得博士學位者，近十年來成果很豐富，但研究成果成為教材者為數可能並不多。如此情況，在大學的社會學教學上，很可能會與臺灣現實社會少有關係。於是，有必要對此一現象加以深入之探討，並尋求可能的改進。

臺灣社會學社在一九九六年向教育部提出一項名為「社會學教學與臺灣社會」的研究計畫，參加計畫的有蔡明哲教授、張家銘教授、蔡明璋教授、和曾嬿芬教授。在這個計畫裡，研究人員盡力集得近三年來各大學社會學系所每一課程的教材目錄，以檢視每一份教材，其所包括有關臺灣社會的材料，即對臺灣社會進行社會學研究者。

在臺灣的大學社會學系所的課程中，應該充實有關臺灣社會的教材與討論。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學社會學教科書中絕大部分是以各該國的社會各種現象之研究成果為內容。在臺灣，教授社會學課程時就會有格格不入的窘境。這種情況愈來愈難以令人接受。於是澈底檢視社會學教學內容，並對可能產生的問題加以探究。

由於社會科學都是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而不像數理和生物科學具有高度的普同性，即使有一些與特定社會有關的研究，但差異究竟不是很大，對本土社會的研究就成為很重要的課題。其實，在臺灣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學者自始在研究上是對臺灣或中

國社會進行研究，但在教學上則又還是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教材為主。在經歷了近十多二十年來的快速成長，社會學博士幾乎有十倍以上的增長。對於本土社會的研究也增加了許多。在這種情況下，本計畫試圖深入了解目前臺灣社會學教學和臺灣社會研究之間到底呈現了什麼樣的關係。是否有關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已經被編入各相關的社會學課程內容之中？各種不同課程之間在這方面有什麼異同？為什麼臺灣社會研究被納入或不被納入在課程中？根據對這些問題的探討與回答，本研究進一步試圖提出檢討與可能改進之辦法。

## 一、研究規劃與研究方法

在原先所提的研究計畫書中，我們規劃了七項資料收集和分析的工作，除了最後一項未能完成，而本來準備在第二年的計畫中建立課程資料庫時再繼續完成，但第二年教育部沒有再支持學社所提出的計畫案。茲將原先所提各項工作及相關的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 (一) 全面收集國內社會學系及社會學研究所近三年的課程名稱及授課教授名單，經過整理後，建立電腦資料檔，以做為開始調查研究的基本資料。此項工作由研究人員分別依分配到之學校系所為對象指導助理完成收集工作。
- (二) 由研究人員會商決定所要深入探究之社會學課程，原則上希望是全部課程均列入研討範圍，但要衡量實際工作量之後做最後之決定。在決定課程範圍後，由研究人員指導研究助理收集各課程近三年之教材目錄及相關課程說明。研究小組將決定各研究員分工合作的原則。
- (三) 著手分析各課程教材及其他相關資料的內容，主要在辨

識教材內容和那些實際的社會有關，特別是和臺灣社會是否有關，或是否將研究臺灣社會之論著納入教材。

(四) 對不同課程進行比較分析。在策略上，將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是針對所有資料完整的課程進行比較，檢驗是那些課程使用與那些社會有關的資料，特別是與臺灣社會有關的。從中可進一步推敲使用材料差異的原因。在第二階段中，將把課程依社會學的知識架構分成若干大類，如社會理論、社會組織、社會階層化等，再進行比較分析。此一階段的分析，將可理出與單一課程比較分析比較難顯現的整體性狀況及其相關因素。

(五) 根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和社會學研究所彙編之臺灣社會學研究論文摘要，依各類課程，統計出與課程相關之研究論文之數量，來探討課程中使用研究臺灣社會資料的機率是否受研究論文數量之影響。

(六) 研究人員在計劃核定後，將依研究要劃分各自負責的範圍。大體上將依據個人取得資料的可及性與方便性。目前暫時以學校別做為分工的標準。由蔡明哲教授負責三所私立大學三個社會學系兩個研究所有關資料之收集，即東吳、東海和輔仁。張家銘教授協助蔡明哲教授收並分析這三個大學的資料。由曾嬿芬教授主持臺大與政大兩個系兩個研究所之資料，並進行分析。蔡明璋教授則負責收集中興大學一個系的資料。蔡明璋亦將擔任計劃之執行祕書，協助主持人掌握計劃進度，並處理計劃行政及連絡等事宜。

(七) 對美國社會學會改善大學社會學教學進行探討，深入分析其教材資源中心設立及運作狀況，以做為改善國內社

會學教學，特別是和本地實際社會研究相結合。

本研究進行初期，即由研究計畫主持人指導研究助理全面收集全台各社會學系近三年之課程名稱及授課教授名單，經整理後做為本計畫的基本資料及研究的起點。隨即由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的規畫與分工。經研究小組詳細討論，決定深入研究的課程有兩大類，各自包括若干課程：

#### (一) 核心課程

1. 社會學導論
2. 社會學理論

#### (二) 重要選修課程

1. 社會組織
2. 都市社會學
3. 社會變遷
4. 發展社會學
5. 臺灣社會研究

選擇這些課程，主要是各校社會學系大都開授，同時比較有可能採用或納入臺灣社會的材料。換言之，有些課程，例如統計，本身並無需要或不可能納入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或有意義的有關臺灣的材料。

在決定所研究的課程後，研究小組也確定了進行的步驟和分工的原則。在研究步驟上有三大部分。首先收集各課程近三年之教材目錄和課程說明，其次則以郵寄問卷調查方式廣泛調查各課程如何引用臺灣社會材料的狀況，最後則邀集幾個重要課程的授課教授進行座談，深入探討本研究的相關問題。在分工上，則先以各自負責

若干課程基本資料之收集，之後則以研究人員之專長負責各類相關課程之進一步資料之收集和分析。

## 二、有關臺灣及中國社會課程的狀況

是否開授與臺灣研究有關的課程是研究小組首先要進行探討分析的第一個指標。在社會學課程內設有專門與臺灣社會有關的課程，即表示對臺灣社會本身的關切，同時又有足夠的教材可以滿足教學的需要。根據對各社會學系課程的調查，結果發現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有八個課程是屬於臺灣社會有關的，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九，臺大開了六門，佔百分之十，其餘各校，除輔仁沒有這方面的課程外，多開了兩至四門，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三至五。全部合起來，一共有二十四門有關臺灣社會的課程，佔全部課程的百分之六弱。整體來說，這方面的教學情況並不理想。尤其是考量在一般課程中可能納入有關臺灣社會研究教材的機會也不多的狀況下，有關臺灣社會的課程似有必要加強。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察，各校社會學系在與臺灣及中國社會的專門課程比較少，也不一定是很不好的事情，因為這方面的課程一方面可能顯示在一般課程中，討論臺灣和中國社會現象的內容比較少，或不夠多，這些課程乃有補足這方面討論的意義，在另一方面則多少受到臺灣社會追尋本身文化社會主體性趨勢的影響，並不完全是為了學術本身的需求。換言之，開授有關臺灣社會的課程有其特殊的集體認同的意義，而不見得就是學術上的真正需求。

各社會學系在中國社會研究和中國社會思想方面所開授的課程，在數量上更少。這可能和以臺灣為名的課程有相互消長的情形。在近幾年來，在國內逐漸形成一種主體意識，將本土的研究稱之為

臺灣研究。在二十年前可能是以中國社會研究為名。中國社會思想本來是一些社會系的重要而基礎的課程，由於主體意識的變遷以及師資的問題，也就不太受到重視。

臺灣和中國社會課程之所以如此之少，可能和整個國內社會學發展趨勢有關。在國內社會學剛開始發展時，有前輩學者對中國社會有相當研究，如楊懋春教授和龍冠海教授，也有對臺灣社會成一家之言的，如陳紹馨教授，在課程方面可能會對中國社會現象加以重視。稍後，也有一些有關中國社會思想史的課程。但其中有一段時間，大量年輕學者回國任教，先都以教授新的西方的社會學研究為主，到研究進行一段時間後，再加上本土主體意識興起，就開始逐漸有臺灣社會研究課程之推出。往後，由於研究的累積和主體意識的提升這個趨勢會愈來愈強。

### 三、社會學核心必修課程的狀況

在社會學核心課程方面，本研究以探討社會學導論課和社會學理論課為主。在問卷調查、座談會和對課程大綱之分析後，大體上各學系在這兩個課程方面，多是以英文課本為主，有些是英文課本的中譯本，多半也都沒有中文的有關臺灣社會的補充教材，對於臺灣社會的現象也多以口述方式在課堂上做一些非正式的舉例說明。

就社會學導論一科而言，授課教授大都採用英文課本，其中多是一九九四年或一九九五年的課本，顯示教授們都盡可能用最新的課本。在內容方面，是英文課本，並沒有有關臺灣社會的討論。在中文輔助教材方面也相當少，對於臺灣社會研究也很少有正式的研讀。於是社會學導論課程基本上是在引介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學的基本知識。透過這種知識的吸收與思考，學生可以對臺灣社會諸

多現象進行了解。但究竟缺乏比較堅實的臺灣社會研究的介紹，學生不一定能有把握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臺灣社會的實際狀況。

在教材上多只能用英文課本，這主要還是在於國內社會學界人力顯然有所不足，無法編著含有豐富臺灣社會研究的中文教材。要編著這樣的教材，可能不是擔任這個課程的教授可獨立完成的。在美國，社會學導論的教科書很多，有些是本身不從事研究但能充分掌握和消化大量研究文獻來專門編寫課本的。也有一些著有聲望的社會學者也編著教科書，然而這些專門寫教科書的做法很難實現。推究起來，有下列幾個可能的原因。第一，在國內授課教授本身要教學也要做研究，要費時寫教科書，一方面時間精力都有很大的限制，在另一方面副教授以下又對面臨必須以研究成果來做為學術地位的基礎，也需以研究著作來做為升等的依據，教科書在升等和獲取研究資助方面都不被肯定。第二，國內僅有六個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學導論課程的人力本身就很不充分，除了本系的課程外，還要教許多其他的系科也有社會學導論的課程，所以一方面若要編寫教科書，人力顯有不足，在另一方面，即使教科書編寫出版後，市場也有限，甚至還會有些區隔，即各校授課教授即使有中文課本也不會普遍被使用。有些中文課本在非社會學系使用者比較多，也都和寫書的教授有某種緊密的關係，或是授課和寫書是同一的教授。第三，國內社會學研究雖然已經有大幅度的增加，但總的來說，可能還是很不夠，一方面是量不夠，在另一方面則是內容也有所不足，要在社會學導論課本上能有所補足確非易事。第四，授課教授們認為社會學概念與知識具有普同性，在導論課程中缺少國內社會現象的討論並不是很嚴重的事，只是一種缺憾而已，也因此並不特別努力去加以彌補。

再就社會學理論這個必修課而論，多是以教授古典三大師的理

論，搭配當代社會學各種理論為主要內容。各校所使用的教材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多是以英文中譯為主，再搭配各個教授比較強調的一些英文原著。在有關臺灣社會的嚴肅的理論分析上，大體上在各個理論課程中是沒有的。只是在課堂上以口頭介紹的方式提到，基本上，也不會採用國內專攻理論的社會學者的著作。

要在社會理論的課程中納入本土的教材，實際上是在所有社會學課程當中是最困難的。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的社會學研究在本土理論的建構上還沒有突破性的成就。即使有一些努力，可能還未受到其他學者的肯定，而本身也可能並不成熟。有不少對西方理論有深入研究的學者確實也對這些理論有所闡釋乃至檢討評論，但並沒有建構起本身的理論體系。由於臺灣社會學一直是在移植西方的理論與方法，在實際研究上還可能由於研究的對象和素材是本土的，會獲得具體的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的論述本身還是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理論研究者至今也尚未根據臺灣社會研究的實質內容進行理論化的工作。

西方社會學理論多是以西方社會為研究對象而建構起來的，其間雖有不少對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但為數究竟是少數。而在社會學理論課程中，大部分的內容也多是以西方社會與西方理論為主。於是，在直覺上就有一個問題存在，即由西方社會研究建構起來的西方社會理論可否引用來分析本土社會。在大部分臺灣社會學研究中，大都是這樣子在進行的。我們可以看到一篇正式的研究論文，經常有大量的英文文獻。有些很直接就根據引自西方的理論做為理論架構，也有些雖未明說，但在許多研究也還是以西方的相關理論做為基礎的。

要在社會學理論課程中加上本土的資料和教材，雖然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但一方面對既有的西方重要社會理論之引介和闡釋，

必然是極為重要的，西方理論是否只適用於西方社會本身也是值得探究的。在另一方面，國內在對西方社會理論的省思和檢討上也有相當的成就，若在課程中對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讓學生有所涉獵應該會有積極的效果。

#### 四、社會學核心選修課程的狀況

在社會學核心選修課程，我們在這個研究中，選了組織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社會變遷、發展社會學、和臺灣社會研究五個課程來進行深入的探討。在這些課程中，比起前述必修課程，臺灣社會有關資料的運用顯然多出許多，可以顯示國內社會學研究的蓬勃發展所累積的成果很自然地成為社會學課程的教材。茲就各課程之狀況分別討論如下：

##### (一) 組織社會學

組織社會學是很重要的社會學課程，在這個課程中，多還是以介紹和研讀以美國為主的理論和研究，對臺灣社會實際組織的研討相當有限。這個情況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下面幾個原因：第一，組織社會學在西方社會研究不論在理論上或是實際研究上都有很豐碩的成果，要在課程中做完整的介紹已經是費時費力的工作了，要再探討臺灣社會組織的研究就有實質上的困難。第二，在國內對組織社會學的研究可能還在萌芽的階段，尚未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可做為課程的內容。國內對社會組織的研究雖然也有一些，但有不少可能還未能和西方社會的有關研究相搭配，也不容易納入教材。第三，有些組織的研究可能和其他的課題，如企業和社會變遷有更密切的關係，要列入組織社會學的課程比較困難，而納入其他課程則比較

容易。於是，在五個我們研究的選修課程中，組織社會學是運用本土研究成果最少的一門課。

## （二）都市社會學

頗令人有些意外的是，都市社會學是所有課程中利用臺灣社會研究資料最多的一個核心選修科目。大部分的授課教授都在課程大綱內就列入了有關臺灣都市的內容，在教材方面也多大量引用國內的有關研究。不過，在都市社會學範圍內，各個主題所能引用的臺灣社會的研究成果和資料也並不太一樣。在都市體系和都市內部空間結構方面，教授授課時所運用的本土資料和研究就很多，但在都市生活方面可資運用的就相當有限，有關都市人際網絡的研究就更少了。這種情況大約就反映了社會學者在都市社會學方面的研究還不能涵蓋都市社會學重要的課題。都市社會學課程大量運用本土研究成果也顯示了當有關臺灣社會研究有大幅進展時，授課內容就會將這些研究成果納入到課程裡去。不過，由於國內有關都市社會學的研究在課題分布上並不是很均勻，有些課題並沒有什麼可參考的與國內有關的教材。同時在授課教授也存在一些變異，有的採用的本土教材也屬有限。

## （三）社會變遷

在社會變遷這個課程裡，授課教授所認定的範圍和課題都不太一樣，對於有關臺灣社會的教材和資料也大不相同。社會變遷本來就是一個很複雜的研究領域，甚至其實質內容也不是很確定。雖說社會變遷是社會學裡最常被提到的領域之一，但到底有那些內容。許多社會變遷的理論和研究多採取對整個社會的各個重要方面都列入研究的立場，甚至在古典理論中更用長時間對整個社會進行探

討。然而，現代的社會變遷不只是整體的變遷，在重要的社會制度上都有明顯而重要的變遷現象，於是社會變遷研究內容就不但複雜甚至也變得不是那麼清楚了。在國內社會變遷的研究相當多，而有關變遷的系列數據資料也為數不少，應該可以提供相關課程較豐富的素材。

#### （四）發展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的重要特徵是在於對非西方社會的發展進行研究，在內容上就包括了許多非西方社會的研究素材和有關理論。由於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確實也有其重要的特色，有些國內外的發展社會學的論著也在討論臺灣的狀況。但是，發展社會學又有其國際比較的特色，有時關心的重點倒不在於某一個國家或社會，強調臺灣的教材就不見得是很重要的。在實際課程的教材中，臺灣素材的納入也就不是重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課程用了中文的教材，但倒不是和臺灣有關，而是正好有人將國外發展社會學的著作譯成了中文。於是中文教材的使用也不一定和臺灣社會有什麼關聯。

### 五、臺灣社會研究

顧名思義，「臺灣社會研究」是以臺灣社會為研討的對象，在教材上自然是以上臺灣社會的研究著作為主要內容。不論是臺灣社會研究或是臺灣社會史，都是採用國內的研究著作為，加上一點點美國人和日本人的著作。這也是最能展現社會學課程和臺灣社會緊密關係的。由於這些課程內容包括了都市、經濟與產業、文化與宗教、性別、地方、族群關係、社會運動、社會階層、人口、家庭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學的重要領域。看起來有點像是有關臺灣的社會學

導論的課。從這個角度來看，各校社會學導論的授課教授似乎應該可以從這個臺灣社會研究課程中得到一些啟示，即要納入一些有關臺灣的各類社會學課題的本土教材並不是很難的事情。顯然，這個臺灣社會研究的課程充分顯現了國內社會學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的快速發展和豐富的研究成果。由於我們這個研究未能就更多選修的課程，諸如家庭、社會階層、人口、宗教、族群關係、社會運動等加以探討，我們推測在這些相關課程中，臺灣社會研究素材應該還不在少數。

在社會學的課程裡，要納入有關臺灣社會的教材，自然就和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有關。如果社會學者們在某一個社會學領域中有很豐富的研究成果，要納入教材就很容易，但如果在那一個領域中有關臺灣社會研究非常少，想要在課程中討論臺灣社會的相關現象，就十分困難了。有關臺灣的社會學研究在國際界方面雖也有一些，但並不很多。一般而言，在社會科學的範疇內，國外人類學者的研究，在過去大陸未開放前，相當的多，因為去大陸去做田野調查並不可能，就以臺灣做為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替代對象。大陸開放後，大半研究過臺灣的人類學者都去大陸進行研究。其次，外國政治學者來臺灣做的研究也比較多，因為臺灣政治不論在解嚴時期或是在解嚴，都有其特殊性，吸引了不少政治學者前來研究。在經濟方面的國外研究也有一些，但國內經濟學由於政府強調經濟發展，起步得早，同時又有不少在國外的華人經濟學者頗有傑出的表現，所以經濟學相當多的成果，相對之下，國外的研究也就不是那麼多了。至於社會學方面，國外學者真正來臺灣研究的並不多，相關的著作也就相當少。於是，要將臺灣社會的研究成果納入社會學課程就主要靠國內社會學者的努力和成果了。有些部分，由於研究主題接近或有密切相關，倒也可以借用國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

國內社會學的成長，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可以說是相當緩慢，研究成果相對之下也就很有限。一九八〇年之後，社會學人才快速膨脹，單以社會學博士的數量而言，在一九八〇年時，只有七、八位，到目前至少在一百五十位以上。成長的速率實在是很驚人的。在這種成長的狀況下，社會學研究的成果自然也就大為增加。根據臺灣社會學論文摘要所收集的論文數二一〇五篇而論，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社會學論文有 271 篇，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出版的有 1831 篇。前十六年所出版的社會學論文佔了全部二千一百零五篇總數的百分之十三，而在後面的十三年間出版的論文佔了百分之八十七。前期平均每年有十七篇，而在後期則每年平均高達一〇四篇。兩個時期之巨大變化是顯而易見。於是在許多社會學領域中，有關臺灣社會研究已經有所累積。

就歷年出版之社會學論文而論，除了一九八〇年以前少了許多以外，在一九八〇年以後各年的狀況也值得細細推敲。自至一九八〇至八四年間原則上是呈增加的趨勢，但逢單略降，八四至八五年間突然增加了許多，之後連續兩年繼續快速成長，再兩年又下降，下一年，即一九九〇年再回升，但與一九八七年相近，隨後即呈逐漸下降趨勢。其中，一九八七及九〇形成兩個高峯，兩年之間的下降以及九〇年之後的持續下降，似特別值得注意。尤其是在考量自一九八五年以後年輕之社會學博士持續增加之後，兩波近乎倒退的現象不只是值得注意更是令人警惕的。推敲起來，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資料本身的效度問題，有可能臺灣地區社會學論文摘要檔本身收得不夠齊全，而造成不正確的資料，歷年間的起伏本身就不見得有意義。這個可能性雖然存在，應該不會太大，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去檢查。如果資料本身問題不大，那麼第二個可能的原因就很值得大家警惕了。也就是社會學界生產力可能有下降的情形，社會學者

人數增加，論文篇數不升反降，表示個人平均的學術研究產出在減少。這是素質低落的徵兆？還是審稿趨嚴？還是有其他原因。不論是什麼原因，這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這樣的趨勢也就影響到社會學課程運用臺灣社會研究的情形了。最後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兩年是資料收集最貼近的兩年，有可能收得還不夠齊全，還有若干論文沒及時收入。不過，依筆者個人的直覺，覺得社會學界的生產力似乎是在下降。四十至五十歲在經歷升等之後，可能論文產量在減少，而四十歲以下者，愈年輕似乎生產力反而愈弱。從臺灣社會學社的臺灣社會學刊（原中國社會學刊）一直缺稿或許可感受到社會學界生產力不夠旺盛的狀況。讓人有些不解的是當年一九八〇年中期，甚至初期，社會學博士只有三、四十人時，甚至不到十個，可以出年刊，到了今天社會學博士超過一百五十人，為什麼還是只能出一期的年刊？

不過，僅就量而論，整體上還是很不充分的。二千一百多篇是三十年的總數。就臺灣社會學論文摘要所收錄的論文類別來看，數量在一百篇以上的有人口學（143篇）和家庭社會學（116篇），有五十篇以上的有社會階層與流動（七十篇）鄉村社會學（68篇）、都市社會學（66篇）、社會變遷（60篇）和社會理論（58篇），其他稍微多一些的，即在三十篇以上五十篇以下的還有社會問題、婦女研究、方法論及方法、複雜組織、和社區發展。

在「社會學課程與臺灣社會」研究計畫中，我們限於時間，只對必修課社會學導論與社會理論，選修課中也只研究了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社會變遷、發展社會學、臺灣社會研究等課程進行研究。所有這些課程中，除了社會學導論和臺灣社會以研究以外，這些專業的課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也正是最豐富的。只是兩個研究論文最多的領域，即人口學和家庭社會學，在本次研究計畫中

表一、各年社會學論文篇數統計

1963	5	1980	51
1964	2	1981	44
1965	6	1982	80
1966	5	1983	52
1967	6	1984	71
1968	13	1985	109
1969	6	1986	130
1970	12	1987	204
1971	15	1988	186
1972	13	1989	185
1973	5	1990	206
1974	8	1991	197
1975	33	1992	170
1976	32	1993	146
1977	36		
1978	37		
1979	37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社會學論文摘要電腦檔」檢索統計

未列入。所以在都市社會學和社會變遷兩個課程裡也就運用了較多的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在其他我們還沒有調查研究過的課程，如人口學、家庭社會學、和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也可能有這種現象，即在課程中採用臺灣社會研究材料的機會比較多。不過，這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社會理論的論文也很多，但在各校社會理論課程中，被採用的極少。幾乎所有理論的課都採用翻譯的理論書籍。這是什麼原因？進一步觀察國內社會理論的論文，發現大多是介紹性或討論，而不是原創性的，甚至在討論性的論文中也多沒有添加有意義的新論點，拿來做課文內容，不見得比採用翻譯的，甚至

原文，要好。或許，在社會理論的研究上，暫時還只是在研讀西方重要理論家著作的階段。

表二、社會學論文篇數最多的十七個領域相關統計

	論文篇數	教授人次	論文篇數
	1963-1993	1991-1995	1991-1995
方法論與方法	43	11	19
社會理論	58	23	61
社會心理學	19	14	4
複雜組織	42	13	17
社會變遷	60	30	65
政治社會學	14	12	18
社會階層與流動	70	20	45
鄉村社會學	68	2	9
都市社會學	66	16	38
宗教社會學	18	3	10
人口學	143	24	52
家庭社會學	116	16	50
社會問題	48	7	11
社會福利	13	29	100
知識社會學	16	2	4
社區發展	34		
社會指標	20		
婦女研究	46	14	52

資料來源：第一行數據引自「臺灣社會學論文摘要電子檔」索引，第二、三行數據引自章英華「社會學學門規劃報告」

除了社會理論的課程有如此特殊的狀況以外，研究論文愈多的領域在社會學課程中採用臺灣研究材料的可能性以及實際採用的頻率就高了許多。這個道理其實應該是不證自明的，但透過實際資料

的收集和分析，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也可以看到更多有意義的細節。於是，當我們說增強研究實力以充實社會學課程內容時，就不是單純說說的了。同時，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考量的是，在社會學課程裡去採用有研究基礎的臺灣社會論文資料，其目的不是為課程本身而已，而是也在增進對臺灣社會的了解。這種了解和臺灣社會學者，或其他的臺灣社會科學家從事應用研究及從事社會分析和批判也有著密切的關係。當社會學學術研究基礎愈紮實，社會學者進行的研究愈多愈充實，則應用和批判就會更有積極的作用。

## 六、結論

根據本研究計畫的調查分析，國內社會學課程與臺灣社會之間的關係雖然因科目不同而有很大的變異，但是有明顯的證據顯示，許多社會學課程多已納入了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這顯示了國內社會學者人數和社會學研究確實有了快速的成長。這種現象是值得肯定的。不過，若仔細檢討各類課程運用臺灣社會研究材料的不同情形，仍然還有許多問題應該加以探討。

一般而言，愈是理論的課或是基礎的課，授課教授運用臺灣社會研究素材的就愈少。這可能有很多原因。初步來看，第一個問題是比較根本的，就是整個臺灣社會研究的基礎還是在西方的理論，本土學者在理論建構上還未能有突破西方既有典範的成果。這一方面是理論研究的問題，在另一方面則也是社會學研究本身還不足以支撐理論的建構。也很可能是我們一直缺乏對既有之臺灣社會研究進行深一層的分析與整合。若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似乎應該對理論研究本身有深入的省思，也應該更加強和加速進行各類社會學的研究。我們覺得更急迫要去做的是，應該多對既有之社會學研究從

事深入的整理、評論和提煉的工作。

第二個問題則是國內社會學者的人數仍然少了些，雖然在過去近二十年間，獲有社會學博士學位的人數成長了十多倍，但是這一百多人在教學研究上都已有很大的負擔，並不太有更多的力量來編寫社會學各課程的教材。於是在一些基礎課程上，大都還採用英文的課本。美國社會學界由於人數眾多，又有一些不從事研究而專心教學甚至編寫各類社會學課本的學者。可是由於實際上的需要，雖然有著人力上的問題，還是逐漸有教授願意投入撰寫基礎課程教材。目前正有幾位學者在從事寫作社會學導論課本，其目的就在於在課本中大量納入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然而，對於社會理論的教材，則由於難度特別高，恐怕在可見的未來，還不會有什麼進展。

在核心選修課程當中，授課教授運用臺灣社會研究材料的比例高出理論與基礎的課甚多。特別是臺灣社會研究這樣的特殊科目，當然更是盡可能地充分利用的臺灣社會研究的成果。不過，如果仔細檢討起來還是有一些還需要加強和改進的。例如，在一個領域中實際研究的內容並不是分配得很均勻，有些重要部分的研究十分稀少。再如，雖有不少研究可能與某一個領域有關，但有時水準不是很好，有時又可能支離破碎顯不出什麼重要的社會學意義。在這些方面值得進一步的檢討。在這裡，倒是很值得從開設課程和授課教授的立場和態度來做另一種層次的評估。在本研究報告有關臺灣社會研究課程的檢討分析中，張家銘教授分析臺灣社會研究課程的立場和態度時，指出三種立場。第一個立場主張將不同主題的研究成果編撰成社會學教材，以經驗研究論著為基礎。第二個立場則相當強調課程定位的問題意識和主體性，比較質疑經驗研究論著可以做為課程教材。第三個立場則是質疑單單開一門臺灣社會研究是不是充分，應該更落實到每一個社會學課程裡去。

以上三個立場雖然是在分析「臺灣社會研究」這類課程，但推究其深意，則可做為結合社會學課程與臺灣社會這個課題的重要考量。以臺灣社會研究課程大量運用實際的臺灣社會研究論著而論，在各個社會學課程中納入臺灣研究素材應該是可行的。至於經驗研究的論著是否可以整合進課程中，或是要以臺灣主體性來考量資料和理論的問題。後者的反省或許有些意義，但是陳義似乎過高，實踐的可能性很低。同時，如此對經驗研究做根本的質疑，也不是沒有爭議的。例如就人口研究而言，經驗乃至實證的研究就傷害的臺灣主體性？難道我們還要去發展出一套不同於死亡率、出生率、淨繁殖率的概念和測量來？總而言之，從本研究所得經驗資料而論，社會學課程和臺灣社會結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隨著授課教授的自覺與臺灣社會研究的快速成長，更是愈來愈有希望。只是，在結合的過程中，學者們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旺盛的研究生產力是促成課程內容本土化的重要基礎，但隨政治主體性追求而強化本土研究可能多少會讓學術研究失去真正的自主性。同時以厚實的研究作為基礎的社會學不但有本土化的意義，也有全球化價值。臺灣的社會學自一九八〇年以來有著快速而實質的成长，尤其在一九八〇年末期以來更有加速的現象，然而社會學界的學術研究的生產力似乎還未全部發揮出來，這也影響到社會學課程教學的積極性。做為學者，研究和教學是兩項根本的職責，在盡了這兩方面的職責後，其實也就沒有社會學課程內容和臺灣社會研究脫節的問題。